

收获
JINSHIJI
金收获丛书

身体上的国境线



贺奕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贺
奕

身体上的 国境线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贺奕，1967年7月生于湖南株洲，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自1988年以来，在国内及港台多家刊物发表文化批评、文艺评论多篇，部分篇目被多次转载，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同时从事小说创作，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伪生活》。现任教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RBF 99/05

1 身体上的国境线

329 后 记

□目 录

身体上的国境线

—

那不是一段普通的情感,也就是说,它不会以人们常见的方式淡漠、枯朽和变质。那甚至不是情感本身,难以给它一个确切的命名。站在首都机场一层大厅标有“国际到达”字样的绿色灯牌下,我注视着正从通道鱼贯而出、形形色色的中外旅客们。从幼年开始,对火车站、机场和码头这类地方,我一直怀有一种特殊的挚爱。一到这种地方,置身于刚刚抵达或正待启程的人流当中,我就总会产生前程未定、归宿不明的空虚感,而这正好切合了我对自己以及人生根深蒂固的看法。飞机划破长空的轰鸣,汽笛骤然的尖啸,耳畔稠浆般的喧哗,对了,还有女播音员们无一例外像是捏着半边鼻子发出的职业性的柔声软语,都会在我神经上引起长久不息的兴奋。于是,别人眼里的行囊之累,劳顿之苦,于我却总被作为某种形式的享乐慨然接受下来。

眼下,我并非过往旅客中的一员,但情绪上依然深深濡染着四周动荡不安的气息。每隔几分钟,位于头顶一侧的电子显示屏便会在一阵唰唰声里更动一次。各航班依降落时间先后渐次消失在屏幕最上方。自我进门以后,“CA9030 罗马 12:05”一行已经向上攀升三格。它夹在分别从洛杉矶和汉城起飞的两次航班之间,前后各有五分钟的间距。如此紧凑的排列,自然造成了出口处一次人头攒动的小小高潮。站我前面的一位姑娘早早就把右手高高举

起,凭着惊人的耐性良久兀立于半空,直到发现目标的一刹那才开始拚命挥动。不少人擎着写有不同语种文字的牌子,显然是为迎接公务方面的来客。几步开外,至少有两三个家庭已经在就地庆祝起各自的团聚。一切重逢的场面都包含着转瞬即逝的迷幻气息。我忽然想起从前做过的一个梦: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开始把身子一点点地吞噬下去。

一时间,我不禁为置身这样一个场所而神志恍惚起来。我到底要做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迎候依莎贝塔阔别三年后的归来么?在一周前我不期然收到的那封短信上,依莎贝塔用的是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口吻:“……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报名参加你们学院的暑期汉语班。因为一开始,我还确定不了到时候是否真能成行。你知道,我得忙着应付我的学业,要视条件是否允许。但是现在,我却迫不及待地想回中国去,越快越好,哪怕打点行装马上动身。我在这里的生活已经陷入可怕的危机。中国也许是我眼下唯一可去的避难之所。我感到我的脑袋空了,身体空了,情感也空了。我要去北京安安静静地呆上一段时间……”她同时将航班班次和抵达日期附在信尾,却并没有直言表露叫我到机场接她的意思。那么,我是否可以据此以为,在记忆被过往的光阴侵蚀得只剩下一个空壳之后,我们俩还能重新接续起当初那份短促的亲密关系呢?

信的结束语是“吻(复数)依莎贝塔”。但是试问,这又能说明什么?这个字眼究竟是代表西方人的通行礼数,抑或属于情侣间的亲昵用语?在这二者之间,我至今依然无法对它的确切含意作

出取舍。当然,还不仅仅是某个字眼的问题。与其说我对这个意大利姑娘多少有些了解,毋宁说她形成了我意识中一片谜样的空白。依莎贝塔,她只能与穿行于阳光中的云翳,与凝结在玻璃上的水雾同在。

事实上,三年前我和依莎贝塔从相识到分别,前后不过五天,正是这短短的五天成了我精神历程中的一个断点。这断点,既是终结又是发端。这断点,清晰而又无可名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这同一幢大楼二层的检票口,我和她相拥吻别的情景。我甚至还能隐约回味起留在她皮肤上那种名叫“Evergreen”^①的植物浴液的香味。那是怎样的五天啊。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似乎多得不可胜数。她的汉语刚刚入门,而我对意大利语一窍不通,因此我们的交流几乎全是通过英语进行的。用外语谈情说爱的感觉,就好比是在野外星光下打量自己的足尖一样。她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夜里,我们还曾半认真地聊起过所谓的未来。然而,在我们耳鬓厮磨之际为未来信手勾画的两幅粗枝大叶的草图中,是否真能找到彼此重合的部分呢?这时候,高挑个子的依莎贝塔终于进入了我的视线:她正推着转轮车上的大包行李向门口的工作人员询问着什么。

我并没有急于趋步上前。横亘在我和依莎贝塔之间的不光是人丛、手臂、地板、嘈杂,还有我们分别后的那一千来个日日夜夜。

① 英语,意为“常绿”。

在梦境里,在孤寂的思念中,世界沿着风拂的方向一再倾斜。这就是那个曾经把掌心贴在我的喉结上轻轻揉动,同时嘴里念念有词,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的小姑娘吗?从推到头顶的墨镜那里,一头略微卷曲的栗色长发披散下来,衬出长长的鼻梁和瘦削的面颊。她往那儿一站,时不时地抿抿嘴唇,甩甩头发,浑身上下焕发的青春活力使她看上去更像是一株活动的、长势蓬勃的观赏植物。暗绿色的吊带上装,与黑色乳罩上端的边缘恰好重合,她的乳房很容易被想象成从一条枝杈上垂下的果实。并非特别丰满,但显然已经熟透。小腿,光滑、修长的小腿,完全袒露在蓝灰色西式短裤和黄色高帮防水皮鞋之间的小腿,要知道,在那柔美的线条上曾经奏响过我生命中最热烈的一曲弦乐。我眼看着依莎贝塔在外币兑换处的窗口前停下,从架上拿起一份单子匆匆填写起来。

我走过去,伸手在窗台上她眼角余光所及的位置轻轻叩击了几下。她猛然受惊似地抬起头。她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感到这个白昼摇曳的光影倏乎间发生了细微的转变。

“嗨,你真的来了。”

她的反应介于完全出乎预料和早就有所期待之间。或许,就是我还吃不准她表情达意的方式。谁叫她是依莎贝塔,位于脖子尽头以及锁骨顶端的两颗黑痣依然如故地醒目,而不是某个别的姑娘呢?她展开双臂搂住了我,同时将左右两边脸颊依次递到我的唇边,领受着我所给予的那两下不动声色、过于僵硬的触碰。我注意到她左耳上戴了两只耳环,比右耳多出一只,但两只都比右边的那只小一号。此外,相比认识她的那年,她胸前分明多了一枚悬

在细链上、造型有些古怪的银制饰片。罗马，北京。即便刚刚经过不下十小时的长途飞行，她脸上也看不出丝毫疲态，头发饱含光泽，眸子清澈透亮。不过，此刻她的神情却笼罩在一种与其外表不相匹配的迷惘而无所事事的气氛中。也就是说，她注视着我，似乎仅仅是在留意我鼻梁的幅宽、嘴唇的厚薄，或者要看看我额头所占的部分是否合乎正常的比例。谁叫她是依莎贝塔呢？

“请稍等一会儿，”她把手从我背上挪开，“马上就好。”

她重又俯下身去，填完单子，然后将它连同从钱包里点出的几张十或二十美元不等的钞票，交给了窗口里的服务员。我扫了两眼对面墙上由一串串密密麻麻、红光闪烁的数字堆砌起来的汇率一览表。它那自命不凡、睥睨一切的样子似乎是在昭示人们，它已经通过隐秘而复杂的换算建立起某种完美的平衡法则，正是基于这一缘故，整个世界到今天才幸免于分崩离析。依莎贝塔换钱完毕，将小推车上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架到背上，而我，则帮她拎起了另一口带拉链和提手的大皮箱。我们乘自动滚梯扶摇直上来到二层，步出机场大厅，在北京七月中旬本已初具规模，眼下更得正午骄阳助长的暑气中稍作逗留，随即上了一辆红色的“夏利”。

我坐在司机旁边，后排的空座正好用来搁依莎贝塔的行李。高速路边是一望无际的防护林和果园。人的视线偶尔会被高耸的广告牌阻断片刻。依莎贝塔不无兴奋地告诉我，她还差最后两门考试和一篇论文就可以彻底完成她在罗马大学的学业了。她只想利用最后的这个暑假来中国好好散一散心。

“你真的认为，学汉语也能起到帮你放松的作用吗？”我掉转头

问。

“噢，凡是跟我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都能让我放松。宪法条款，国际公约，治外法权，这些该死的东西都快要了我的命了。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夏天我应该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忙活我那还一点影子也没有的论文。可我偏偏来北京了。”

“你论文写的什么题目？”

她飞快地说了出来，我根本没听清楚，她只得又逐字重复了一遍。

“《论联合国体制中贫穷国家的债务问题》。”

“唔，”我沉吟片刻，“这就是说，必须以安理会表决的方式来通过最后的答辩了？”

“别开玩笑。”

“那你现在放下论文不写跑来北京，不会影响你毕业么？”

我试图从她的话里得出一些什么，以便对理解她那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有所帮助。

“当然会有影响。不过我就是这样，干什么事都不喜欢一鼓作气。而且，越是快要做完的事，我越是乐意把它往后一拖再拖。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很清楚应该去做什么，可我就是磨磨蹭蹭不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喜欢自己难为自己的人。”

有什么奇怪的吗？她的语气里居然挟着几分对自己幸灾乐祸的意味。

出租车经四元桥拐上了北四环东路。“对不起，”依莎贝塔突然改用生硬的汉语向司机发问，“我可以抽烟吗？”正埋头开车的中

年司机没有想到依莎贝塔是在跟他搭话,半天才醒过神来。“没问题没问题,小姐您请便好了。”司机满脸堆笑地对着后视镜连连点头。依莎贝塔在旅行包的边袋摸索了一阵。听到打火机“咔嚓”一响之后,一股淡淡的烟味很快从我脑后飘散过来。这烟味,连同车身的颠簸、道路的延伸、阳光的直射,叫我又一次不胜感慨地想起了我同依莎贝塔的初识。安慧桥,奥体中心,健翔桥。随着目的地不断临近,依莎贝塔对于北京的记忆开始点滴成涓般地复活。一开始她还不时以充满犹疑的口吻向我询问窗外景观的名称,而等到车子向北驶上学院路,她再也无须我的辅助,就可以兴头十足地自行指认那些曾经留下过她足迹的地方了。

“我来过这里。这里也是。这个商店是新开的吧?嘿,我还认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呢。”

这么大的嗓门,这么个咋咋呼呼的依莎贝塔。

出租车停在学院南门。依莎贝塔抢在我前头付了车款。她说我能去机场接她,已经让她感谢不尽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叫我连路费也替她出。正是暑假,又当午休时分,校园里这会儿显得少有的清静。不过,走在被日头晒得微微有些晃眼的主干道上,我还是迎面遇见了好几位昔日班上的学生。两个是日本的,两个是泰国的,还有一个是西班牙的。他们在颇为礼貌地向我问好的同时,目光却在我、我手里拎的皮箱和大摇大摆走在一边的依莎贝塔之间跑来飘去。想必他们不知,对于这三者间的实质关系,我并不比他们清楚多少。我竭力不让自己表现出难堪的神情。为此我侧过脸去

对依莎贝塔说：“你瞧，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而依莎贝塔听了一愣，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就好像我这句话别有深意似的。老样子？其实，我无非是说树的投影，嘹亮的蝉鸣，绽裂出一道道纹路的水泥路面，远远能够望见的图书馆的白色屋顶，诸如此类的一切。

依循惯例，暑期班的学生一律被安排到学七楼、学八楼两处就住。那一年，依莎贝塔就住在学七楼的二层。在她回国前的那几天里，我夜夜趁着值班管理员的疏忽懈怠潜入她的房内，与她聊天、做爱，然后赶在天光破晓之前悄然离开。不过眼下，学七楼已经封闭，在它四周搭起的一排排脚手架，还有叮叮咣咣的敲击声表明它正在进行重新装修。于是，我领着依莎贝塔来到学八楼的服务台前。正在值班的那位烫一头大波浪的中年妇女，当即对我投以狐疑的眼色。她还使劲地吸了几下鼻子，像是从我和依莎贝塔的关系中嗅出了什么不祥的异味。依莎贝塔从旅行包里取出入学通知书。中年妇女把她的名字和国籍登录在案，然后交给她一把牌子上标号为“503”的钥匙。按照中年妇女的说法，房间暂时只有依莎贝塔一个人住，但是很快还会再安排进一位同屋。开完宿费收据，中年妇女斜着眼睛问我：“你要同她一起上楼去吗？”我点点头说：“是的。”“那你得先登记，还要把你的证件留下来。”看来，在防范中国人这点上，她做得的确是尽心尽责。我就差把手掌举到鬓角向她行礼致敬了。

依莎贝塔倒是显得相当兴奋。上楼的时候，她不停地跟遇见的每个学生“嗨、嗨”地打着招呼，不论别人正在拐角那儿拨打公用电话，还是自上而下从她身边经过。好像随便哪个人都是她无比

信赖，可以马上找张桌子坐下来倾诉衷肠的知交。“你知道吗？”她笑逐颜开地跟我说，“和这么多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住在一栋楼里，感觉真是好极啦。我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在北京的这段生活的。”

依莎贝塔，但愿真是如此。

学八楼的房间和她以前住过的学七楼格局相同，但要略为宽敞。依莎贝塔选定了两张床中挨近空调的那张。我在对面的床沿坐下，默默地注视着她拉开地板中央的旅行包和皮箱，让携带的物品分头进驻属于她那一半空间的各个角落。她的东西并不算多，可摆放起它们来竟然叫她大伤脑筋似的。一部随身听和十来盘磁带先是搁在写字桌上，一会儿又被转移到书架的顶层；几双皮鞋和凉鞋刚刚摆到床底，转眼间又被收进衣柜；至于那一堆洗涤和化妆用的瓶瓶罐罐，究竟是放在一起，还是按用途分开，她半天也没拿定主意。她时而举起某本沉甸甸的大部头书籍冲我晃晃，告诉我这是她正在准备考试的一门课程，时而又把几件叠好的衣裙展开，向我说明它们不同寻常的来历。喏，这是在米兰买的，这是在杜塞尔多夫买的，这是在里斯本买的，而这，这是她以前的一位男朋友送给她的。她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呢？倒并不像是要炫耀什么。她脸上的表情，不过是在对往事偶一回眸中的自得其乐罢了。上唇微撇。浓黑的眉梢轻轻一挑。还有嘛……

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一直一言不发。一想到在接下去的这个夏天里，我或许将不止一次地光顾眼前她刚刚收拾出个大致模

样的房间，心里就会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门外间或响起杂沓的脚步和说笑声。斜对过的公用盥洗室里有人拧开龙头放水。当她背转身去，在敞开的衣柜前面忙活起来时，我终于想到，是该为这些天来一直困扰自己的各种揣测找一个答案了。这样，我索性站起身，朝着她不安分的背影，朝着她所营造的那片居室氛围走了过去。而最后一刻的畏怯，却又使我不得不在距她咫尺之遥的地方收住了仓促的步骤。

与此同时，依莎贝塔显然察觉到了后面我异乎寻常的举动。她正将一条连衣裙穿上衣架的双手一齐凝滞在半空。她脑袋微微偏转，刚好让我能够看见她一只眼睛的睫毛在沉思般地眨动。

“依莎贝塔，我想问——”

舌头有点不听使唤。

“什么？”

依莎贝塔依然背对着我。

“一星期前你的那封信。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依莎贝塔的声音明显低落下去，“那只是，那只是我一时激动，漫无目的写下的。现在我觉得那都过去了，而且，已经没有把它再说给别人听的必要。”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高兴又一次见到了你。”我说，“你知道吗？我时常还会想起我们之间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不，我看你最好忘掉它们。”她终于转过身来，满脸冷峻地缓缓摇头。“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是我刚到中国的第一天，请别拿那些旧事来烦我好吗？如果你觉得我们还可以

来往,那就把我仅仅当作一个普通的朋友吧。”

停顿片刻,她又补上一句:

“否则,我宁可今后我们再也不见面了。”

二

我又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刚刚在情绪的最低谷度过了自己的二十五岁生日。远在法国的女友夏拉,沉寂数月之后来了一封长信,恳求结束我们之间的恋情。尽管早在她回国时,我就预感到这样的结局难以避免,可等到它真的降临,心里还是有种猝不及防的巨大失落。那些日子我常常整夜失眠,以至白天上课时眼圈红肿,无精打采。对于坐在下边的学生说来,我的面容恐怕要比写在黑板上的语法条规显得更为深奥和费解。我一遍遍地回想我和夏拉之间的往事,心里涌满了对生命中已经逝去的三分之一难以言喻的悲戚。

我记得,就在暑期班例行的结业晚会开过之后的那个晚上,我随着班里的学生们来到学院南门外一家酒吧。巴掌一片大的地方,拥挤的程度却足以和北京高峰时间的公交车相比。桌椅之间直到吧台前边的空地全都挤满了人,随着音乐节拍一齐蠕动。毕竟,再过几天,他们就得分头回到世界地图的各个角落上去了。他们的形迹将消失在一串串用经纬度来表示的数字里。廊柱上方的

电视正在播演一部令人目不暇给的美国枪战片。分挂四壁的音箱时而像在放声号啕,时而又像在喁喁低语。脸、背、手臂、热浪、光影、喧哗,包括那种纵情狂欢,而又不失感伤的气氛……我感到微微有些眩晕,于是端起班里学生替我要的一扎啤酒,打算挪到入口旁去透透空气,谁知刚一转身,却险些跟一位姑娘撞个满怀。这一天的中午我刚在宿舍水房烧掉一堆信函、文稿和旧相片。

“对不起。”

这就是我和依莎贝塔相识的开始。说这话时,我还得顾及手上的啤酒是不是泼了出去。

她穿的是一条下摆带褶的乳白色连衣裙,腰间挎着一只扁扁的半圆形扣锁皮包,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则夹着背带的根部滑来滑去。她似乎把两种本应有先后次序的表情合并在了一起,蹙着眉头对我一笑:

“请问,A5班的学生刚才来过这里吗?”

我也教A班,不过不是她所在的A5。声母,韵母,然后是一些简单的会话和生词。注意口型、舌位和声调的起伏。横竖撇捺,别把笔顺弄颠倒了。所有A班的教室都在逸夫教学楼的同一层。实际上,在出入门厅和经过走道时我已经多次留意到这个高高瘦瘦、眉毛浓黑的姑娘了。对我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奇特之处,足以使我第一眼就把她同其他那些留学生区别开来。如果非要进行一番剖析,那我只能说,她给我的感觉是刚好不偏不倚走在一条雅致和粗野、激情和颓丧的分界线上,而她本人对这一点却毫无知觉。她总是在第一道下课铃响后去门口的